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现代大学论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美英德大学研究

[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著

徐辉 陈晓菲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现代大学论

——美英德大学研究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著
徐 辉 陈晓菲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美)弗莱克斯纳著;
徐辉,陈晓菲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
(2002.7 重印)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ISBN 7-5338-4196-4

I. 现... II. ①弗...②徐...③陈... III. ①高等
学校-研究-美国②高等学校-研究-英国③高等学
校-研究-德国 IV. 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213 号

责任编辑 周 俊
装帧设计 王大川
责任出版 温劲风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现 代 大 学 论

——美英德大学研究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

徐 辉 陈晓菲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政编码:310006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5 字数 228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 7-5338-4196-4/G·4166

定 价:15.30 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力 杨 明 吴雪萍

何曙荣 汪利兵 张民选

张维平 郑继伟 顾建新

黎学平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总序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西方大学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学者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它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面临的困境,等等。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

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高等教育研究名著。在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项研究工作对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点、硕士点不断扩大,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日益成熟起来。相比之下,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国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还是近些年的——目前在国内仍知之不多。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为此,浙江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供国内同行和广大高教工作者研究参考。

对研究、翻译和出版国外高等教育名著这项重要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在《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1999年6月

译者前言

1986 年底的某一天,当我与导师王承绪教授讨论我的博士论文内容时,他列出了几本书,建议我重点读一读它们。其中一本即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著作《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感觉是,尽管这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看法不一定正确,但它的确是一本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作者关于大学职能与大学教育许多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深刻的,尽管你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一些观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译校完这本书后,我发现我的这一看法没有改变:我深信研究高等教育的同行读完这本书后,一定会有各自的收益。

对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据德耶诺兹卡(Edward L. Dejnozka)和卡佩尔(David E. Kapel)主编的《美国教育家大全》(*American Educators' Encyclopedia*, 美国绿林出版社 1982 年版)介绍,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生于 1866 年,卒于 1959 年。他被认为是美国医学教育改革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1910 年,他曾受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委托,对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培训状况进行调查,并发表了题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医科教育》(*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有关医科教育改革的若干重要建议,其中包括将医学院的数量从 155 所减少到 31 所。他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后来都被采纳,从而促使美国医学培训机构的层次有了显著的提高,并确立了医科训练的严格标准。据介绍,弗莱克斯纳的教育成就相当广泛,他甚至办过中学,担任过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主任以及美国通识教育委员会秘书等职务。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发表过大量的有关教育问题的著作和文章,《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只是其中一本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这部著作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现代大学的理念;在第二、三、四部分,作者分别谈了对美国、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特点——尤其是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作者在这一部分中展示了他对大学的性质与大学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这些重要问题包括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大学的基本职能、大学工作的性质、大学的组织管理、大学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大学的专业教育等等。作者关于现代大学理念的观点,是作者研究美英德大学的特点与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作者对美英德大学的分析,正是在其现代大学理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理解和研究作者在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现代大学理念,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作者对美英德大学的特点与问题的看法,是极其重要的。在第二、三、四部分,作者在其现代大学理念的指导下,以充分的材料与事实为依据,本着严肃的学术精神和严厉的批判态度,对当时美国、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特点与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关于对这些相当有趣的分析的看法,我想最好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细细体会比较好。在此我只想简单概括一下作者关于大学的一些基本理念。

首先,作者认为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认为这种作用来自大学的独特职能。作者同意英国学者霍尔丹勋爵的看法,即“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作者在书中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他对大学作用的认识:“社会必须采取行动——要么是明智的行动,要么是愚蠢的、盲目的、自私的和轻妄的行动。大学以其实力和声望必须对采取明智的行动施加影响。如果大学不能接受这一挑战,还有什么其他机构能够或愿意接受这一挑战?今天的世界充满着传统、善与恶、种族混合、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斗争、商业利益、追求正义或邪恶的巨大物质力量、解放了的工农、不安的东方人、喧闹的城市、冲突的哲学——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除了大学,在哪里能够产生理论,在哪里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哪里能够理论联系事实,在哪里能够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在哪里能够培养探究和讲授真理的人,在哪里根据我们的意愿改造世界的任务可以尽可能地赋予有意识、有目的和不考虑自身后果的思想者呢?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

作者认为,大学之所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职能。这种职能甚至是跨越国界的。他说:“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之,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们不会把它们都建成一个样——都像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或德国的。但不管留有多大的余地以考虑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

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

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作者对美英德大学的特点与问题作了大量的批判性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批评主要涉及“两点”，即“大学现在尚未触及的事”和“大学不应涉足的事”。所谓“大学现在尚未触及的事”，作者的看法很明确，指的就是真正属于大学层次的研究和教育。作者认为美英德——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所谓“大学不应涉足的事”，作者的看法更为明确，指的就是不属于大学而应该由其他教育或培训机构去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在当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主要大学里到处可见的大量的低层次“服务性”工作。作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是：大学仅是众多教育事业中的一项。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大学应该履行其特定的职能而不能包揽过多；其他教育与训练工作应由其他教育机构去履行。在全书中，作者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似乎远远多于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作者主要是通过阐述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来表明他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

其次，作者对大学研究和大学教育的性质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关于作者对大学研究的看法，正如许多高等教育研究者指出的，弗莱克斯纳是“纯研究”或“基础研究”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事实的确如此。例如，作者在对充斥当时美国著名大学的他所认为的假研究或伪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剖析之后，明确指出：“收集信息——即使是精确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不是研究。未经分析和无法分析的资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构成研究；报告不是

研究；检查不是研究；女售货员、速记员、女招待、院长、破产者和诉讼当事人富有同情心的叙述，学校制度，教育系学生的喜怒哀乐，招生中怀疑学生是更爱父亲还是更爱母亲，有没有图表、曲线和百分比，这些也都不是研究，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也都不会被称为研究。那么，什么是研究？虽然学术合作也是一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不能被排斥在外，但研究不是通过雇佣他人而是个人独自作出的静悄悄的 and 艰苦的努力。这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是目前人的思想在一切可利用的设备与资源的帮助下能够做的最艰难的事情。课题必须是严肃的或具有严肃的含义；目的必须是没有私利的；不管研究结果对财富、收入或物欲的影响有多大，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

类似的例子，书中俯拾即是。可以说，这本著作实际上就是作者对自己有关大学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不能够做什么这些看法的比较全面的总结。简单地说，“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这是作者的一个基本观点。而“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普及教育”的任务则明显不属于大学。作者认为尽管这些教育工作都很重要，但它们不属于大学工作的范畴。为避免出现这些工作使大学精力分散的情况，应将它们从大学任务中剥离出去，由社会为它们建立适当的工作机构。

再来看看专业教育的问题。这也是作者在全书中花费笔墨较多的一个问题。专业教育是否属于大学教育的范畴，弗莱克斯纳的看法是要作具体分析。他认为，法律和医学有明确的理由列入其中；但有教派的宗教不能列入，因为它含有偏见。此外，他认为由于教育、商业、新闻、家政“学”或图书馆

“学”都达不到严格的专业教育标准,都不应列入大学教育范畴。他甚至认为:一所毫无学术成果的法学院或医学院既没有必要也无权进入大学。他认为,如果社会为这些培训工作设立独立的职业学校,对社会和学生都更有益。

那么,应怎样区别属于大学的专业教育和不属于大学的职业培训?弗莱克斯纳认为标准不难确定。首先,从历史上看,专业是指“学问高深的专业”。因此,“没有学问的专业是不存在的。不含学问的专业——这一说法本身自相矛盾——只能是种种职业”。其次,专业的本质源于理智。尽管外科医生用手开刀,内科医生用听诊器工作,律师使用文书和会计,但这些只是活动的偶然方面。作者认为,这几个专业的实质是运用自由灵活的智力去理解问题——“理解历史遗留给我们并因为进化而复杂化的种种疾病的问题和社会生活的问题”。如果法学院和医学院只满足于看看病或打打官司,不能够或不愿意以学术性研究工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它们就根本算不上大学的学院”。再次,作者认为,还可以通过分析对待工作结果的态度对专业和非专业进一步加以区分。“以医生或律师身份出现的科学家或学者有要实现的目的。实现这些目的附带也能谋生,但至少在理论上(许多世纪以来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生计是次要的、附带的,即使它对个人而言极其重要。专业首先具有客观的、理智的和利他的目的。因此,一个专业是一种等级、一种地位,虽然事实上它并非完全没有自私的目的,但至少在理想上它献身于实现比较普遍、比较崇高的目标,而不是满足个人的野心。它有一种荣誉准则,就像历史上人们印象深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

弗莱克斯纳对大学教育的“稀释”深恶痛绝。他认为,在

当时美国的主要大学里,真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人数比校方统计的学生人数要少得多。他曾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进行了十分有趣的分析。他指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报告说,1928—1929 学年该校共有学生48722人。如果排除学习暑期课程、大学推广课程和自学课程的学生——他认为这些学生不应该包括在内,因为他认为不管他们学习是否认真,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不能算是大学生——这一庞大的数字将减为16123。在这剩下的16123名学生中,3730人是本科生,弗莱克斯纳认为其中一半以上学习的是中学水平的课程或在某些特别系科注册学习;在另外12393名研究生或专业学院的学生中,有8000人注册学习商业、牙科、口腔卫生、新闻、视力测定、药学、教育、图书馆服务和实用艺术;剩下的4000余人中,约3000人在研究生院学习。根据弗莱克斯纳引用该研究生院伍德布里奇院长(Dean Woodbridge)的看法,其中只有1/4的研究生值得认真的考虑。因此,弗莱克斯纳认为,从致力于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或掌握学术专业——的大学的观点看,哥伦比亚大学当年拥有的学生不是校方统计的48722人,而可能是4000人,并且认为这一估计已经相当宽松。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弗莱克斯纳对大学与外部世界及现实问题的关系的看法。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非常具有代表性,也容易引起争议。作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与对研究结果采取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分界线。正如他所指出的:“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与训练学生。星球的构成,原子的构造,俄克拉何马、但泽和肯尼亚的宪法,在星球中、原子中、俄克拉何马发生的事情,在决定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政治家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企业家和理想主义者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事实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所有这一切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对上述这一切采取什么行动,则不是大学的事。大学不能控制火星上的天气,不能经商,不能对威斯敏斯特或华盛顿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但大学也不能远离社会。”

最后这句话具有重要的含义。大学“不能远离社会”,那么应该与社会保持何种关系?作者一面鼓励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一面要求大学不承担行动责任。这两种态度之间是否有矛盾?作者认为没有。他认为,大学必须对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现象采取一种“客观立场”。大学必须在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自然现象与客观世界的同时,避免参与立法机关、社区公众、市政当局和各种商会的实际事务。真正的大学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涉及一个大学的理想和组织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因此,“只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不仅仅依赖于习惯,那么惰性和阻力也有其特定的用处。要对有关大学滞后的批评作出反应,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可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大学紧跟时代甚至有所超前。这两个特点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大学是复杂的有机组织:它们的胳膊可能是健全的,而双腿却可能折了。它们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能满足时尚,骨子里却是滞后的。它们在骨子里滞后的同时,也能像报纸和政客那样对时髦话题侃侃而谈。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适量的、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

为了说明问题,作者列举了法国著名学者巴斯德的例子。

他认为巴斯德对待实践的态度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他说,巴斯德是一位化学教授,在他的专业生涯中,法国的繁荣与人民的幸福受到了许多问题的威胁,包括“蚕病、生产葡萄酒与啤酒的困难、鸡瘟和狂犬病等等”。为了解决这些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巴斯德放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但做完这些实际问题的研究工作后,他发表了研究结果,提出了解决办法,并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作者认为,巴斯德的方法是学术性的,不管他的课题是研究家禽、酿酒还是化学。“他没有给养蚕人、葡萄酒酿造者、啤酒酿造者或养鸡农户当顾问;他没有开设养蚕、酿酒或养鸡方面的课程。问题解决了,他的兴趣和活动也就停止了。他的确提供了服务,但他像一名科学家那样提供服务,并且他的服务适可而止。”在作者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工作者。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是部典型的批判性著作。尽管作者多次强调美、英、德三国大学里都有不少真正从事学术工作的科学家和学者,他们为学术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这不是作者在这本著作中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作者自己也承认,他“所描绘的图画过于灰暗”。但他同时也指出:“我多次强调美国存在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其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他们在努力进行享有国际声望的工作。我也一直在强调我们对现代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教育学——所作出的贡献的创造性和重要性。但我用了更多的篇幅讨论错误的、受误导的和短视的方面。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除去坏的事物,才能有效地发展好的事物。一个四分之三美丽芬芳、四分之一杂草丛生的花园,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花园。人们会羞于展示它,

因为花园里面应该没有杂草。杂草不仅不雅观,而且会占领并摧毁花园。大学里也不应该有任何杂草;它们也不仅难看和不和谐,而且带来危害。我很直率地批判了荒谬的事情,因为它们应该被根除。如果我不提供大量的例证,读者就不会理解我到底在说些什么,或不会理解事情到底有多荒谬。对美国的学术进步,或美国大学中的学术进步,我毫无异议。学术在不断前进——按我们的意志发展:兴趣和忠诚既不会被贫困所吓倒,也不会为混乱所阻碍。但我们有理由尽量创造有利的条件——有利于个性发展,有利于建设性的交往,有利于进行合作,有利于维护学术标准。在这些方面我们远未竭尽所能,因此真相必须尽人皆知。”

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仅仅是他的许多观点中的一部分。我认为,该书也许算不上是一部完善的著作,但肯定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批判也是深刻的,对我们理解美英德大学的特点与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关于大学的作用、职能、使命的看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当然,作者关于大学的“服务性”职能的看法,关于新闻、商科、教育等专业的观点,关于大学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认识等,仍有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对此,我们应像弗莱克斯纳在本书中所提倡的那样,保持一种严肃的和科学的批判性态度。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我与陈晓菲共同完成的。欢迎对译文中存在的不当之处提出批评意见。

徐 辉

2000年9月

第一版序

1928年5月，本人应罗得斯基金会(the Rhodes Trust)之邀在牛津就大学问题作了三次演讲，本书即在这三次演讲的基础上扩展而成。那次邀请规定，演讲者在作演讲的整个学期都必须住在牛津——这一规定很值得称赞。首先，它使演讲者因此能体会到牛津的某些魅力；其次，它使演讲者在无意中中学到的东西要远远超过他所能够传授的，至少对一位罗得斯演讲者来说，事实的确如此。

从1928年秋天至1929年夏天，我访问了德国和英国的大学，以了解这些大学的现状、问题和工作方面的最新情况。此后整整一年我都把精力花在收集资料和修改文章上。1930年5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书的校样后，我分送给约三十位欧美国家的教授和大学行政官员，他们在认真阅读之后提出了许多有用的意见。1930年夏天，我再次对书稿作了修改。我说这些是想让读者知道，虽然我对此书负最后责任，但我已做到不遗余力充实材料，并事先就我的观点征求过各种高见。我相信本书不可能使人感到完全满意，但如果我能引起大家对大学在现代生活中的职能等一些基本问题开展讨论，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